

许辉
著

涡河边的老子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涡河边的老子

许辉 著

▲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涡河边的老子/许辉著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-7-214-16306-6

I. ①涡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1606 号

书 名 涡河边的老子

著 者	许 辉
责 任 编 辑	王 溪
责 任 校 对	陈 颖
装 帧 设 计	许文菲
责 任 监 制	王列丹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 http://jsrmcbs.tmall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90 毫米×1 240 毫米 1/32
印 张	11 插页
字 数	245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214-16306-6
定 价	3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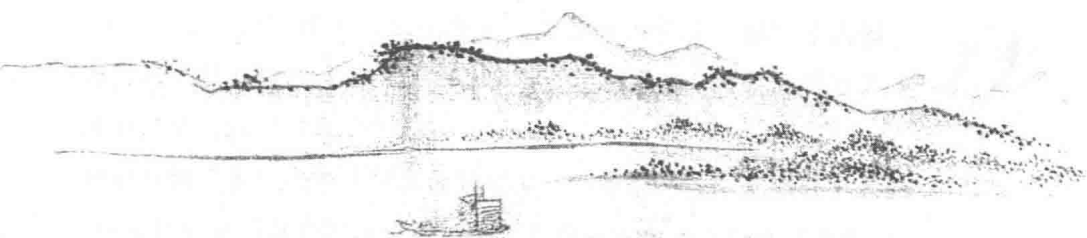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卷	《老子》感悟	001
第二卷	《老子》之外	317
第三卷	涡河边的老子，涡河边的我	331
	风雪天静宫	332
	在怀远县河溜镇涡河渡口看河北岸麦田记	335
	在怀远双沟到河溜的涡河南大堤上	337
	涡河	338

第一卷

《老子》 感悟



上篇 道经

一 章

渭河边的老子



100

【原文】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，常有，欲以观其微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（共59字）

【译言】“道”如果能够言说，那就不是恒久的“道”了；“名”如果说得出来，那就不是恒常的“名”了。“无”，这个可以表述天地的源起；“有”，这个可以称述万物的本根。因此，要从恒久的原生处观察“道”的精妙，从恒常的本根处观察“道”的边际特征。“有”和“无”同出一源而名称相异，都可以称之为神秘深奥。加倍的深奥，这是前往所有精妙的总门户。

【重心】寥寥数语，构建了一个哲学体系，并进行至关重要的命名。

【臧否】极其高明的体系建构！

【困扰】但道到底是什么？没有人说得出口、道得明。

【智语】道无形而有迹，道有迹而无踪。

【视野】

这一章是老子哲学体系的菁华、根本和源头。

从此中国和世界有了“道”的概念和体系，有了“道”的支

撑，有了这一块独有独享的精神天地。

但“道”是什么？

谁也不知道。

谁能把道解释得让所有的人或大多数人口服心服？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。

如果真有这样的解说，那真要感谢他（她）、崇拜他（她）、信服他（她），因为是他（她）的智慧和才华，让我们走出了困惑、烦恼和似是而非。

但如果真有人能解释得清，那也就一定不是恒久的“道”，不是老子的那个“道”了，因为老子早已说过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你咋还绞尽脑汁想去说清楚呢？

或者说，如果道是有章法可循的，那就不是普世的大道了，你还煞费苦心去找什么有规律有规则的道呢！

道是一种终极的道理，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。道是一种终极的价值，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一般的价值。

道不可说清楚，但不说清楚那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道、道为何物、咋样遵道？

道无章可循，但无章可循的道又怎么可能用它去指导人生、指导生活、面对世界、顺应自然、改造社会？

道，真是一种不可捉摸的魔方、怪论、千古难解之谜！

为了绕开这个悖论，有人从句读上找出路，也是一种广开思路的探索。

“道可，道非，常道。名可，名非，常名。”

前一句话译过来就是：对道人们可以认可，也可以非议，但道本身不论人们认可与否都是恒常存在的。

哦哦，这是无数解读中的一种。无数的解读中的一种。

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说到的悖论中去。



悖论真矛盾！

可又似乎真有道理。

道仿佛是存在，有形状、有大小、有体积、有内涵的，但又仿佛不存在，都没有、都不是、都不像。

可道又一定是有形象、有内涵、存在的，老子让我们相信了这一点，我们也对此坚信不疑。可就是言说不清。真急人！

这恰是老子的高明。

上世纪 80 年代我写诗歌、小说、散文，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，写进了创作谈里，就是我们的想法总是混沌不堪、丝丝入扣而且不可言说的，如果说出来，就一定是不全面、不丝丝入扣的了。

后来突然发现和老子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似乎有异曲同工、殊途同归之妙，自己的想法终于得到名人名言的“佐证”了，于是有了些许自信，发现我们所有人都面对世上相同或相似的万事万物，但我们缺少的还是感悟。

我从小到大生活在离老子家乡不远的地方，同在一个淮北平原（淮河北部平原），老子的思想已经深深进入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思维之中；或者说，老子正是从这种生活中发现和提炼出了他的哲学及思想。所以我的思维中有意无意早就浸透了老子的思想、老子的感情和老子的感悟。

因此，我自感对老子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认同。

老子的秘诀在于“模糊”。

又在于明确。

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既模糊不清（何为道），又明确肯定（非言说）。

语言学上有模糊语言学的概念，这种语言是一种有弹性的语言，它的外延不确定，内涵不肯定，说起来不明定，用起来很

有用。

比如我们说那个人很高。

“很高”是多高？1米9？2米？还是2米5？

但“那个人很高”这句话，我们谁都听得懂、看得明，十分简洁。

而哲学上的模糊，是概念上的明确，内容上的模糊。

哲学是关于人类对世界看法的学问，或者说是研究思想的思想。

这是一个宏观范畴。

因此老子宏观上明确，中观、微观模糊，恰符合了哲学的基本原则。

老子的哲学就是一套不确定、不量化、不固化、不僵化、如水随形的系统。

正是由于概念上的明确和模糊、语言上的模糊和明确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几千年来，才得以恒久、传承、研究、丰富、迷人、征服。

绵绵无期。

【听雨花园笔记】

园长不在家。家里的“空中花园”暂时就归在我的名下啦。

立春不久，园子里不知从哪里来的小麦种子，长出了几株小麦。我们在园子里看见了它们，那时它们还小，我说是野草，园长说是小麦。我说就算是小麦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几株小麦既没有商品性，也没有太多的观赏价值。但园长执意要把其中的数株小麦移栽到一个不“碍事”的偏荒地带去，另几株仍留在花盆里。小麦也有移栽的？没听说过。但人家是园长。多管闲事多吃屁，明智点，还是少言为妙，就由园长去做吧。于是这数株小麦就在

园子里长起来了。现在，园长不在家，小麦长势旺盛，已经开始抽穗、灌浆了。草本的植物和蔬菜似乎都能移栽，今年早春在小花盆里育苗的无架豆和有架豆也都移栽成功了，但不知道长势和产量会怎样。



二 章

【原文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盈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；万物作而不为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（共87字）

【译言】天下都知道美就是美的话，丑就显露了；都知道善就是善的话，不善也就显现了。有和无相互依存，难和易相互形成，长和短相互对照，高和下相互依靠，音和声相互和谐，前和后相互接随。因此圣人按无为的准则做事，用不言的方式去教化；万物兴起而不去首倡，生养而不占有，培育帮助而不倚赖，功成而不居功。正由于不居功，反倒因此永存。

【重心】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。

【臧否】基本认同。

【困扰】如果都能知道，那就知道怎么做了；难就难在不知道美丑、善恶。

【智语】道有踪而无痕，道有痕而无色。

【视野】

这一章由两部分组成。

一部分说美与丑，善与不善。它们的关系相依相存。没有丑哪见得美？没有不善，就没有善。



同样的，没有无显不出有，没有难哪里有易？没有短则显不出长，没有下，才见不着高呢！没有声就衬不出音，没有后，前也不存在。

老子先说美丑，善与不善，说出美与丑、善于不善的互转关系，再引出谦虚的思想，真是了不起！

讲起来，美丑、难易、高下、有无、短长等等之间的互转和辩证关系，与谦虚的品德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，这样的章节归分，也完全有可能是在后人的手里调整、成型。但老子的哲学开创了一种模糊的思想模式，正是在这样的模糊和似是而非的境界里，所有不同的思考领域，都可以找到联系点。

老子引出了谦虚的品德，但他并未直言，只是借生而不有、为而不恃、功成而弗居来说明。

谦虚和低调的品德，在中国由来已久，至少从老子这里开始，也已经两千多年了。

温和、仁爱、宽容、礼貌、和谐、谦虚、忠诚、淡泊、奉献、闲逸、节制、勤劳、互助、好学、友好、大方、助人、孝心、感恩、公正、尊老、智慧、节俭、自尊等，都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精神品德。

中国传统品德，是中国人道德自信和精神优越感的源泉，是优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没有这些源泉，中国人挺不过 19、20 世纪那些关口，挺不到今天；中国作为一个有历史连续性的完整的价值共同体，挺不过 19、20 世纪那些关口，挺不到今天。

这些传统的品德，有一些是儒家的，有一些是道家的，后来还有佛家的。

它们当然不能截然分开！但有些是儒家的提倡与核心思想，有些是道家的提倡与核心思想。在历史的演进中，它们相互促进、相互补充、相互衬映，相互完善，终至成熟。

先说一个词：谦虚。

在我的个人辞典里，谦虚起先是个上好的词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“谦虚的美德”，这是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，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谦虚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之一，没有人对此抱有丝毫的怀疑。

可后来，谦虚在我的辞典里变成了一个坏词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社会在全盘学习西方，当然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和不可省略的，于是西方文化中张扬个性、独立自主、崇尚探索创新等理念，使我们虚空无力的谦虚变成虚伪和虚假。

再后来，2000年新世纪以后，随着全社会物质等硬实力的高速扩张，我们的精神面貌再一次彻底改观，谦虚在我的辞典里，逐渐演变为实事求是的自信，我们一般都能对自信和谦虚做出比较适当的处理，该自信的时候，我们会尽情地表现自己，该谦虚的时候，我们也大致能够恰如其分地收敛。

如此看来，谦虚本身没有好坏之分、是非之别，但谦虚的背后必须有实力和自信作支撑，运用谦虚这一品德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方法也十分有讲究。

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”，老子以“赞”的态度谈论谦虚，认为这是谨须遵守的品德，“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”，在终极的价值评判体系中，也予以最高的肯定。

这说明，老子著《老子》时是非常自信的，因为他肯定了谦虚的品德，这是他有物质的或精神的实力的外现；当然也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有物质的或精神的实力的外在体现。

这大概是老子说这些话的潜在动因。

【听雨花园笔记】

一夜春雨，早晨起来，到听雨花园去，看见无数的蜗牛，在枯枝败叶上，在湿土地上，在植物的绿叶上，在花盆的边沿，在地面

上，在墙面上，在大乌龟经常出没的墙角、小道上，在门窗的玻璃上，在所有的地方爬行。蜗牛总是在春天雨后大迁徙，我想这可能有其中的道理：雨后潮湿，借助雨水的湿滑作用，蜗牛的爬行比较容易，它们可以迁徙得尽可能远些。枇杷正在膨胀，但也有许多落果，种在大花盆里的果树，营养总是有限的啊。柚子要开花了，少数花蕾已经绽开了洁白的花瓣，有丝丝的香气飘散。



三 章

【原文】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（共 67 字）

【译言】不崇尚贤才，使老百姓不因此而竞争；不珍贵难得的财物，使老百姓不因此而成为强盗；不炫耀贪欲的事物，使老百姓的心思不迷乱。因此圣人治理天下，会让老百姓没有过多的想法，让老百姓肚子吃饱，让老百姓的志气弱化，让老百姓的身体强壮。永远让老百姓没有心智没有欲望，让那些有才智的人不敢有所作为。用无为的原则去理事，就没有治理不好的。

【重心】老子式的统治术。

【臧否】有条件地不认同。

【困扰】到底怎样才是好的治理方式？

【智语】道有色而无味，道有味而无有。

【视野】

哦，这是老子式的政治统治术。

从所有的价值层面看，老子的思想与我们 400 多年来（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为标识）学习、吸收和消化的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，表面看都是冲突的。

英雄主义，

进取理念，
竞争品质，
自由意识，
探索精神，
法制规则，
科学价值，
人类中心主义，
创新创造取向，
挑战未知和极限的精神……

从 2500 年的历史和社会实践看，中国社会没能因从老、孔等思想中汲取营养而引领世界，相反倒是西方的思想和精神大范围地控制了人类。

这说明，整个中国的社会管理和价值体系曾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，似乎看不到出路。中国的皇权政治、忠孝节义，都不再有生命力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学西方，不“西化”，不汲取明显有益的营养，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但是，这似乎是孔子的责任，跟老子有什么关系？

因为治理社会的，一直是儒教的理论，是儒家的价值观、方法论。老子仅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到了“江海”而不是“河山”这样非中心主义的词汇，就经常不受统治阶级的待见，就经常被边缘化或民间化。

一直以来，管理中国社会的是儒家，儒家以什么样的世界观、政治观和社会观管理社会，并不以老子的意志为转移。当然，根本上也不以儒家的意志为改变，那是控制着亚洲东部这块大土地的“道”决定的。

但又说回来，老子的思想虽然经常不受权势的待见，可他毕竟

用言语介入了政治，并且表明了他的统治术，这就可以看出，《道德经》不仅是一篇哲学文章，还是一篇有政治内容的大文章。

老子说不尚贤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不见可欲，让老百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以前有批判文章斥之为“愚民政策”。这种批判很直接，也没有办法否认这种批判。

可是，我们总不愿把老子这样的智慧化身想得像我们这么简单、粗陋。

老子不可能目光这么短浅，他的话都一定是大有深意的！

那我们就尽量往远里猜。

那就说：短时间内是看不出老子的政治观介入社会的效果的，如果老子的观点能够成为政治治理的准则的话，只有长远才看得出它的奇效。

另外，我们现在都认可科学、探索、创新、奋进、法制、知识和竞争，但这些观念现在已经受到或多或少的质疑了，终极地看，人们的所谓无知无识、淡泊追求、随遇而治，并非不可接受的洪水猛兽，在某种时代和文化背景下，它们完全可能成为普世价值，人们恪守的准则。

的确，2500年，在恒久的“道”的标准中应该不算什么长的年头。很可能，这只是“自然而然”的状态中的一瞬，只是一个起始，老子的思想将厚势后发，一统全球。

可是，同样按照老子的观点，那么老子治世的思想在恒久的道的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不也就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吗？

厚势后发而一统全球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不会为更厚势后发的一种思想超越、覆盖、淹没？

嘿，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：不管是中国的思想，还是西方的哲学，都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“学问”而已，于“道”而言，都